

■章丘铁匠·坚守

编者的话

他们，一生只为一种作品坚守，不浮不躁；他们，一生只做一件事情，不紧不慢。默默地沉淀，静静地惊艳。在冰冷和火热中反复锻造，凝结成金子般珍贵的铁艺。在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带来的热浪中，以牛祺圣、刘廷礼、赵连祥等为代表的老铁匠选择了冷静的沉默。在孤独中坚守，却在热点中隐匿，他们只想守望历史，保留那一份匠人精神。本报今推出章丘铁匠系列报道，为您呈现这个匠人群体的生存状态。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

章丘半世纪前 半数打铁为生

“我父亲是打铁的，我爷爷是打铁的，我老爷爷是打铁的，我老老爷爷还是打铁的……”3月2日，在章丘区相公庄镇河庄村一处农家院落，72岁的牛祺圣说，“到我是第五辈，都是打铁的。”他的声音比一般老人洪亮，脸上也泛着红光。他细数着自己打铁的历史，那也是很多像他一样的铁匠的一生。

正值元宵节，拜访老牛家的人络绎不绝。因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而红遍全国的“章丘铁锅”上了热搜，作为“章丘铁匠习俗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老牛自然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。老牛家的门可不好登，门台高两米有余，来访者要爬上去，才能叩到老牛家那扇窄窄的门。“台高招远客，门小贵人来”，门上，过年刚贴的对联鲜红。老牛是个爱琢磨、爱创新的人，这副门联可见一二。提到对联，上个世纪，章丘几乎家家贴的都是“风吹一炉火，铁打四方财”，足以往打铁的盛行。

“来了打铁的了，打锄，打镢，打菜刀，钢菜刀，铁耙三齿二齿钩……”14岁开始，老牛就跟着父亲学打铁，洪亮的吆喝声便是从那时开始练就的，“那时候小啊，火花溅到胳膊上、手上，把肉烫出了坑，布满了印子。”铁匠一生干的净是重活计，尤其到了夏天，整天围在火炉前，还得使大力气，“没办法，没有手艺靠什么吃饭。”

和老牛一样，70岁的刘廷礼20岁出头便跟父辈学打铁。但因人手不够，刘廷礼从不走街串巷打铁，而是在家打好再拿出去卖。靠着打铁的营生，刘廷礼养活了两儿一女，“两个大学生，一个高中生，在那个年代，幸亏有这个手艺。”

老牛和刘廷礼只是章丘走上“打铁”路少年中的两个。打铁，一不需高深学问，二不用高超技术，三是红炉占用人手极少。因此，在上世纪50年代的章丘境内，73万人口中，约有38万人以打铁养家糊口。那时，男孩子一般长到十三四岁，便被送去学徒打铁。

打铁一般分两种，一种叫“打座炉”，一种叫“打行炉”，“打行炉”也叫打跑铁的。打跑铁的铁匠进村后，先选村里一处比较宽敞显眼的位置。卸下打铁的家什，放好木墩，装上砧子，一个人打水和泥，另一个人盘炉生火。收拾停当，铁匠铺就开张了。掌钳子的师傅操起小锤，在铁砧子上敲打几声，就有人拿着要拾掇的锄镰锨镢循声而来。师傅掌钳子，这是技术活，将需要锻打的铁件放到红炉里或是从里面取出，搁在铁砧子上指挥徒弟锻

从打铁少年 到非遗传承人 ——代代铁匠的坚守 成就“章丘铁匠”这个称谓

《舌尖3》让“章丘铁锅”在互联网生发的漩涡中，被推到舆论的焦点。锻造章丘铁锅的铁匠，这个曾经熟悉而又辉煌的职业也再次曝光在大众眼前。章丘，一个在上世纪因为有半数人口打铁而在全中国闻名遐迩的地方，造就了“章丘铁匠”这个庞大而古老的群体。随着机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，打铁声已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远去。如今，乘着“章丘铁锅”的春风，以牛祺圣、刘廷礼、赵连祥等为代表的老铁匠传奇，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……



14岁开始学打铁，老牛手里的锤子已经用了快60年，如今依然没放下。

打。“师傅的小锤子就是指挥棒，点在什么位置，徒弟就要用大锤打哪里。”29岁时，手艺过硬的老牛就成了带人打铁的师傅。这门手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真的成了老牛吃饱饭的生计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，处处是火热的劳动场景，而农具还没进行规模化生产。开春后、麦收前，秋收前、入冬后，嗅到商机的铁匠手推独轮车，载着打铁的家伙，走

街串巷，为乡亲们锻打锄镰锨镢。“那时候买卖特别好，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围着。”老牛乐呵呵地说。爱创新的老牛还研究制作了蜂窝煤模具，卖到了大江南北。

章丘铁匠始于春秋 祖辈相传子孙续接

“打铁的”，这是老牛给自己的定位。而在民间，人们称

“打铁的”为铁匠。“匠”，在词典中的释义之一为“有手艺的人”，这算是人们对“打铁的”这个群体的尊称了。而章丘铁匠，这个带有地理标识的称谓，则更含着一种骄傲。

这种骄傲是有底气的。“山东约在春秋初期开始使用铁质农具。汉武帝时，在全国设铁官四十八处，在章丘县境内的有东平陵。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，章丘冶山，唐时冶铁于此。”章丘区文化馆副馆长陈京波援引考古资料介绍，由此可见章丘铁匠始于春秋，盛于西汉而大盛于唐，历2700多年而不衰。

章丘自古有“三多”：打铁师傅多、出门商人多、中药店铺多。以东平陵为中心，在章丘境内方圆百里有丰富的铁矿、石灰石、耐火土、煤炭等矿产资源，为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，也因此诞生了人数众多的铁匠。“一人生火，全家打铁；祖辈相传，子孙续接”成了章丘铁匠的真实写照。

铁匠的生活并非一般人能坚持。铁匠一生“三大难”。一曰难穿新衣裳。锤点一落，火星四射，衣服上布满窟窿；二是“剃头净面难”，一年四季烟熏火燎，铁末扑脸入发，“理发的师傅都不爱给铁匠剃头，怕划伤自己的刀”；三为相亲娶妻难。铁匠不仅相貌黑不溜秋，钱也挣得极少。大多数等到三十露头，四十挂零才完婚成家。

铁匠的后人们 纷纷进工厂打工

在“匠”的释义里，除了“有手艺的人”这一层意思，还有一层意思为“具有某一方面熟练技能，但平庸板滞，缺乏独到之处”。老牛却不认为自己“平庸板滞”，他是个爱琢磨的人。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把自己改良后的农具拿到集市上卖的情景。“那时候集上有不少铁匠在那里卖农具，我把设计的那些懒汉锄、镢、镰刀一拿出来，他们都笑我！”同行们嘲笑牛祺圣的原因，来自于他特殊的农具：“跟传统打的农具不一样，大家没见过，觉得奇怪。”

面对嘲笑，老牛只说：“你试试。”结果，“用了我的懒汉锄，懒汉也爱上了锄地”，老牛打的懒汉锄，又锋利又轻快，一上午能锄二亩地。就这样，老牛打的农具每次都卖到脱销。

然而到了2000年，这种情形改变了。老牛像往常一样支炉生火，出摊打铁，但鲜有人问津。实际上，村里的铁匠大军已悄悄发生了变化。查旧庄高丕约率先成立了拖拉机配件厂；北套村孟传祥组建起化工机械配件厂；焦家庄高洪盛建立了农业机械配件加工厂；贺套村组成了劈铁拆钢加工队；袁庄诞生了拖拉机配件锻造厂……一方面，工厂化的生

产让村里人用上了机器生产的农具。另一方面，打铁手工艺比较复杂，而卖出的价格又低廉，因此很多家庭铁铺经营不下去了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章丘农具一厂改建为章丘电机厂，章丘农具二厂扩建为章丘鼓风机厂，农具三厂组建成章丘皮革生产加工厂，农具四厂扩建为重型汽车配件厂……县级企业计有60余家。老牛家居住的河庄村附近也有不少村办企业，而且重汽的一家锻造厂也在附近。村里不少铁匠的后人们，纷纷进入工厂打工，开动机器成了工人，村里唯一剩下的家庭打铁作坊就是老牛家了。

快80岁的老铁匠 坚守一个人的铺子

章丘普集镇孙家村，有家一个人的铁匠铺，主人叫赵连祥。和牛祺圣一样，赵连祥16岁开始便跟祖父和父亲学打铁，如今快80岁的他已打了60年。镰刀、斧头、菜刀、锄头、耙子等铁器，他样样拿手。每一件出自他手的铁器，都被他烙上一个“赵”字作为标志，更是对自己手艺的一种自信和骄傲。然而，都知道打铁是件苦差事，火炉的高温、飞溅的火星、沉重的铁锤，处处考验着打铁人的毅力。赵连祥因打铁落下一身“职业病”，如今他年岁已高，却仍不愿意放下锤头，因为他怕那把陪了他一生的锤头，再也无人拿起。

牛祺圣无疑是幸运的，他的大儿子牛中华和二儿子牛大伟虽都曾去锻造厂工作，但最终又都回了家，跟他一起打铁，这让他一辈子的手艺有了传承人，“什么叫铁匠？锅碗瓢盆、锄头镰刀，你想打什么就打出什么，这叫铁匠。开着机器打个零件那不叫铁匠，最多算是个打铁的。”老牛这样劝说儿子留在家中，专心研习打铁的技巧。

但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像老牛的儿子一样，愿意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“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不一样，太难坚持了，我从事不了这个行业。”刘廷礼的儿子说。因为苦，因为赚不到钱，没有人再愿意学习打铁。赵连祥家也是如此，曾经跟赵连祥打过几年铁的大儿子和几个慕名来学手艺的学徒，最后都放弃了。原来村里还有几个打铁匠，后来也都转了行。现在，只剩赵连祥一个人还在抡大锤。

“虽然现在章丘铁锅火了，但是章丘铁匠屈指可数，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吃得了这个苦，而且这门手艺不是一两天就能学成的。”刘廷礼的担忧也是很多老铁匠的心声。“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就是这门手艺快消失了，所以才保护起来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个铁匠博物馆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手艺，不能后继无人。”老牛说。